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九至七十二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溫汝适

謄録監生臣李逢堯

欽定四庫全書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九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九

死節傳

覽歐陽公所次死節傳王彥章裴約及劉仁瞻尤為嗚咽或欲泣下蓋三人者天之間氣所生非五代兵戈晦冥之際所能沒者而歐陽公點綴

情事當為千古絶調即如史記漢書恐多不逮
語曰世亂識忠臣誠哉五代之際不可以為無人吾得
全節之士三人焉作死節傳
王彦章字子明鄆州壽昌人也少為軍卒事梁太祖為
開封府押衙左親從指揮使行營先鋒馬軍使末帝即
位遷濮州刺史又徙澶州刺史彦章為人驍勇有力能
跣足履棘行百步持一鐵鎗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
人莫能舉也軍中號王鐵鎗梁晉爭天下為勍敵獨彦

章心常輕晉王謂人曰亞次鬭雞小兒耳何足懼哉梁分魏相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遣彥章將五百騎入魏屯金波亭以虞變魏軍果亂夜攻彥章彥章南走魏人降晉晉軍攻破澶州虜彥章妻子歸之太原賜以第宅供給甚備閒遣使者招彥章彥章斬其使者以自絕然晉人畏彥章之在梁也必欲招致之待其妻子愈厚自梁失魏博與晉夾河而軍彥章常為先鋒遷汝鄭二州防禦使匡國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

討使又徙宣義軍節度使是時晉已盡有河北以鐵鎖斷德勝口築河南北為兩城號夾寨而梁末帝昏亂小人趙巖張漢傑等用事大臣宿將多被讒間彥章雖為招討副使而謀不見用龍德三年夏晉取鄆州梁人大恐宰相敬翔顧事急以繩內靴中入見末帝泣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為不肖所謀無不用今彊敵未滅陛下棄忽臣言臣身不用不如死乃引繩將自經末帝使人止之問所欲

言翔曰事急矣非彦章不可末帝乃召彦章為招討使以段凝為副末帝問破敵之期彦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失笑彦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乗流而下彦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彦章引兵急擊南城浮橋斷南城遂破盖三日矣是時莊宗在魏以朱守殷守夾寨聞彦章為招討使驚曰彦章驍勇

吾嘗避其鋒非守殷敵也然彥章兵少利於速戰必急攻我南城即馳騎救之行二十里而得夾寨報者曰彥章兵已至比至而南城破矣莊宗徹北城為栰下楊劉與彥章俱浮于河各行一岸每舟栰相及輒戰一日數十接彥章至楊劉攻之幾下晉人築壘博州東岸彥章引兵攻之不克還擊楊劉戰敗是時段凝已有異志與趙巖張漢傑交通彥章素剛憤梁日削而嫉巖等所為嘗謂人曰俟吾破賊還誅姦臣以謝天下巖等聞之懼與

凝叶力傾之其破南城也彦章與凝各為捷書以聞凝遣人告巖等匿彦章書而上巳書末帝初疑其事巳而使者至軍獨賜勞凝而不及彦章軍士皆失色及楊劉之敗也凝乃上書言彦章使酒輕敵而至於敗趙巖等從中日夜毀之乃罷彦章以凝為招討使彦章馳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自陳勝敗之迹巖等諷有司劾彦章不恭勒還第唐兵攻兖州末帝召彦章使守捉東路是時梁之勝兵皆屬段凝京師秪有保鑾五百騎皆新募

之兵不可用乃以屬彥章而以張漢傑監之彥章至遞坊以兵少戰敗退保中都又敗與其牙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與彥章善識其語音曰王鐵鎗也舉矟刺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見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乎又曰爾善戰者何不守兖州而守中都中都無壁壘何以自固彥章對曰大事已去非人力可為莊宗惻然賜藥以封其創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其於忠義葢天性也莊宗

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彥章謝曰臣與陛
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
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
人乎莊宗又遣明宗往諭之彥章病創臥不能起仰顧
明宗呼其小字曰汝非邈佶烈乎我豈茍活者遂見殺
年六十一晉高祖時追贈彥章太師與彥章同時有裴
約者潞州之牙將也莊宗以李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
約以裨將守澤州嗣昭卒其子繼韜以澤潞叛降于梁

約召其州人泣而諭曰吾事故使二十餘年見其分財饗士欲報梁仇不幸早世今郎君父喪未葬違背君親吾能死于此不能從以歸梁也衆皆感泣梁遣董璋率兵圍之約與州人拒守求救於莊宗是時莊宗方與梁人戰河上而已建大號聞繼韜叛降梁頗有憂色及聞約獨不叛喜曰吾於繼韜何薄於約何厚而約能分逆順耶顧符存審曰吾不惜潞州與梁一州易得約難得也爾識機便為我取約來存審以五千騎馳至遼州而

梁兵已破澤州約見殺至周世宗時又有劉仁贍者焉仁贍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楊行密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贍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少略通兵書事南唐為左監門衛將軍黄袁二州刺史所至稱治李景使掌親軍以為武昌軍節度使周師征淮先遣李穀攻自壽春景遣將劉彦貞拒周兵以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鎮壽州李穀退守正陽浮橋彦貞見周兵之却意其怯急追之仁贍以為不可彦貞不聽仁贍獨按

兵城守彥貞果敗於正陽世宗攻壽州圍之數重以方舟載礮自淝河中流擊其城又束巨竹數十萬竿上施版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砦入于淝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淝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景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州都招討使景亦遣其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

協仁贍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復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景兵大敗諸將往往見擒而景之守將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紹舒州周祚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等或走或降皆不能守雖景君臣亦皆震攝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者孫晟等至城下示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

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贍病甚已不知人其副使孫羽詐為仁贍書以城降世宗命舁仁贍至帳前嘆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養疾是日卒制曰劉仁贍盡忠所事抗節無虧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贍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贍不能受命而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李景聞仁贍卒亦贈太師壽州故治壽春世

宗以其難克遂徙城下藔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

嗚呼天下惡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時者不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謂得其死哉仁贍既殺其子以自明矣豈有垂死而變節者乎今周世宗實録載仁贍降書蓋其副使孫羽等所為也當世宗時王環為蜀守秦州攻之久不下其後力屈而降世宗頗嗟其忠然止以為大將軍視世宗待二人

之薄厚而考其制書乃知仁贍非降者也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也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於軍卒或出於偽國之臣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死事傳

歐陽公所次死節傳三人外復録死事者十五人以十五人者不足以配三人之烈然不忍遺之也故別之曰死事然如張源德姚洪張敬達三人其所凛然不為不義屈歐公所自為點綴亦多奇氣

予故并録之歐公小序深取王清史彦超然不如
　源德等三人尤為慘咽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三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不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貴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儒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禄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

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也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有旨哉作死事傳

不能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殷傳宋令詢

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

從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鄩守貝州晉王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

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
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之已而劉鄩大敗于故元城
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洺州而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
使閻寶皆以城降晉磁州刺史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
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全燕而鎮定背附于
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數十州之地皆歸
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既堅而貝人聞
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降源德不從

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吾久吾窮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時賜姓名曰李紹奇其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魯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將單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

鬬輒不能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
鄩軍于洹水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
不得脫魯奇力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
決圍而出莊宗益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
彦章莊宗壯之賜絹千匹拜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
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
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
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川董

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日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

吳巒兵猶可戰而不戰魯奇食盡力窮而死故取舍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

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焚鑊于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録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仁恭為銀胡騄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距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

為人敢勇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
然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匡國軍節度使徙鎮
雄武是時吐蕃數為寇而泰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
栅以禦之居五年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
陳其利害思同去明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
若是耶於是始知其材以為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
京留守石敬瑭討董璋思同為先鋒指揮使兵入劍門
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

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為京兆尹西京留守應順元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馳檄四鄰言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揺藩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謁思同欲因其懼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檄雖以上聞而不絶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弱而

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從
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
嘗從我矣今先帝新棄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
肉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
元張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反兵攻虔釗虔
釗走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潞王吾主也乃引軍自
西門入降從珂而思同末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
麾其衆曰城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耶士卒解甲棄

伏聲聞數里遂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祖即位贈侍中

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異故予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事唐莊

宗爲廳直軍使明宗時爲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丹數犯邉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譟遮敬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乃以敬瑭爲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平遂以敬達爲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蕃漢馬步軍都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爲

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兵圍太原敬達爲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爲城柵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鐙人馬皆不甲冑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爲二其在北

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収軍柵晉安契丹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縱犬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輒為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篩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

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耶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本紀責其不誅光遠而諷其殺已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録其死者終嘉其不降也然已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為死節

王清字去瑕洺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為寧衛指揮使後

事晉為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踰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耶因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為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敵軍其北以相距而敵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欒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為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

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彦筠俱前清與敵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預不肯進彦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三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彦超雲州人也為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彦超為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立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彦超以戍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

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為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為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於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後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遽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既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

馬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為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汴州辟為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

李昪方篡楊氏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為教令由是知名晟為人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辨鋒生聽者忘倦昪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射與馮延巳竝為昪相晟輕延巳為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昪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衆妓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又遣翰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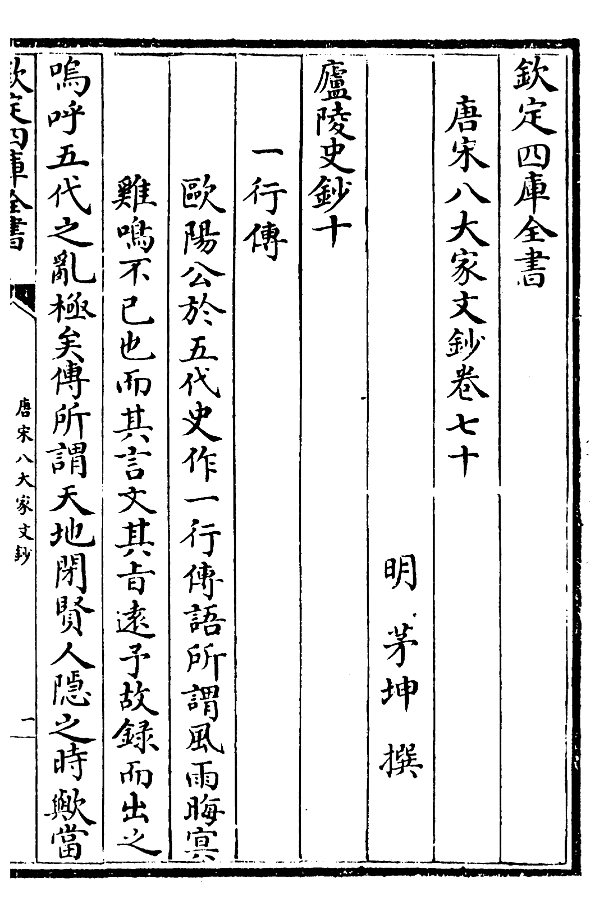
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晟等皆言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甚盛壽春且危乃曰願陛下寛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宏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

兩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兵所得揚泰諸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書遺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昪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閤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

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為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

贈魯國公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六十九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十

一行傳

歐陽公於五代史作一行傳語所謂風雨晦冥雞鳴不已也而其言文其旨遠予故録而出之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

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干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隳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於中而不見於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況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

負材能修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没而無聞者求之傳記
而亂世崩離文字殘缺不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
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
之禄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
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
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
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贇五
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

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没而其略可録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擕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輙投

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禄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歳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

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遥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邀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汚於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絶而篤愛其身者歟然邀好飲酒弈棊時時為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為寶至或圖寫其形翫於屋壁其迹雖遠而其名逾彰與乎石門荷蓧之徒異矣與邀同時有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為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説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

而為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内殿講道德經拜以為師薦明聞宫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皆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為臨淄令

晉入朝京師監軍楊彦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賛者以彦朗諱石更其姓曰右昂趨於庭仰責彦朗曰内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彦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還於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為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為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説父死昂於柩前誦尚書曰此吾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汙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賛國子祭酒

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閤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為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於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贇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為軍卒以戰功累遷洺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為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為亂福贇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

者不得發福贇以為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揺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贇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贇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贇獄人皆以為寃福贇終不自辯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戸部奏深州司功叅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

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為孝義鄉匡聖里為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户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閥閲一丈二尺烏頭二柱端冒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丈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令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

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唐六臣傳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廷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廷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謂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亦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

輮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譴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賛工部尚書王溥吏部尚書陸扆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於白馬驛凡縉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於梁遣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金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册寶乘輅車導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於金祥殿梁王衮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册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

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獪猾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恥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縉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

士多頼以全活梁太祖始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悌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疾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父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特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為門下

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為罷為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凝式有文辭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於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為唐容管經略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黄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千同以為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啟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

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黄初是黄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説乃落髪為僧居長安慈恩寺黄巢犯長安策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為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為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

子至矣遂留以為掌書記薦之於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為刑部尚書致仕卒於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玉界尺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絶人事者五六年柳璨為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為吏部侍郎太

常卿唐亡事梁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為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為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為中尉韓全誨等作畫像讚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

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側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為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為人巧佞阿諛無廉恥惟利是趨事唐為禮部尚書是時梁太祖已弑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惋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傅會

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楊行密大敗於淠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羣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為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扆覆落之楷常慚恨及昭宗遇弒唐政出於梁楷為起居郎與柳璨張廷範等相結因謂廷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名實不稱公為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廷範本梁客

將嘗求太常卿不得者廷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揩疏廷範廷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玄德殿顧羣臣自陳德薄不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首希

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時梁未滅晉諸將相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

節度副使已而病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楷同光中為尚書員外郎明宗即位大臣欲理其駁謚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皋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廵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户部又辟廵官或謂曉曰嵇康死子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忍令杜氏嵗

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為亂兵所殺

贈右僕射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羣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於世又讀梁實

録見文蔚等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子人而自夸耀乃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

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耳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

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於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進則為人主者倀倀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於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

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義兒傳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異類合為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實八姓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所與俱皆一時雄傑虣武之士往往養以為

兒號義兒軍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馬太祖養子多矣其可紀九人其一是為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

常從用兵為内衙指揮使陜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三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為梁所敗太祖酖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洺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

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瑭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瑭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琮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汾州

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晝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絶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内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遣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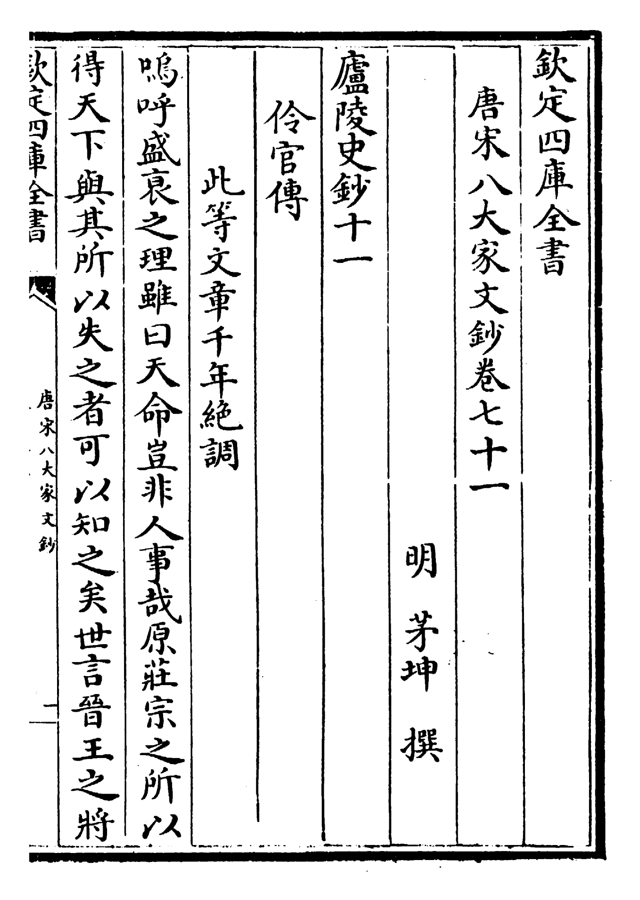
莊宗始攻破夾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晉戰胡柳晉軍敗周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旦暮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州居數月以李紹

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遮留之嗣昭夜遁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莊宗為契丹圍之數十重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為鎮人所敗乃以嗣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反為賊射中腦嗣昭顧箙中矢盡拔矢於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角觝太祖擊

黄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後為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栅而寓居至存賢為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為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拒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於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諜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

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搏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宫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於幽州年六十五贈太傅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一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十一

伶官傳

此等文章千年絶調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

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於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

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

之亞次又别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為王至於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於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自負蓍囊藥篋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内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宫中以此為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

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内園栽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顧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慙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俊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

獵於中年踐民田中年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羣優戲於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羣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

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沙陀沙陀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與陛下為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

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佗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彦瓊郭門高三人為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宫掖侮弄縉紳羣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貨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為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宫室而嬪御未備閹宦希旨多言宫中夜見鬼物相驚

恐莊宗問所以禳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宫萬人今空宫多怪當實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千人以充後宫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别魏王繼岌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岌賊殺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弟存乂崇韜之壻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

晉者及莊宗入洛伶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譖友謙曰崇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必反宜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彦瓊者為武德使居鄴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彦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於蜀天下未知其死也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岌而自王於蜀矣以故

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殺友謙子建徽為澶州刺史有詔彥瓌使殺之彥瓌秘其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瓌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后怒崇韜之殺繼岌也已弑帝而自立急召彥瓌計事鄴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由此刼趙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廵檢使孫鐸見彥瓌求兵禦賊彥瓌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兵豈晚耶已而賊至彥瓌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

兵而走單騎歸於京師在禮由是得入於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彦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崇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温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負我又教王温反復欲何為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

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温故俟破鄴盡阬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為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三刻罷從駕黄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内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黄甲軍相射莊宗聞亂

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於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伶人始則怨崇韜之沮抑之也而讒之劉后使其

子繼岌賊殺之於蜀再則仇友謙之不與賂也而併殺友謙三則因而人情洶洶中外訛言遂激軍士成趙在禮之亂四則郭從謙又以莊宗嘗誠之并激軍士助嗣源之變而莊宗被弑一一如畫

宦者傳

歐陽撰五代史於宦者傳獨卓犖千古為後代之戒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

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閹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

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歛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蒱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

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為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踣罵曰閻寶朱温

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諂諛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巵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笞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

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賢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讐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

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勑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惧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玫之養子昭宗時為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

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於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傅柱揩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

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弑居翰見明宗於至德宫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於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説多失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争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

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為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為去已疎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為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為患也

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為質雖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為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為資而起至抉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為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

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
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
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宫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
胤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
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
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
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
而不殺是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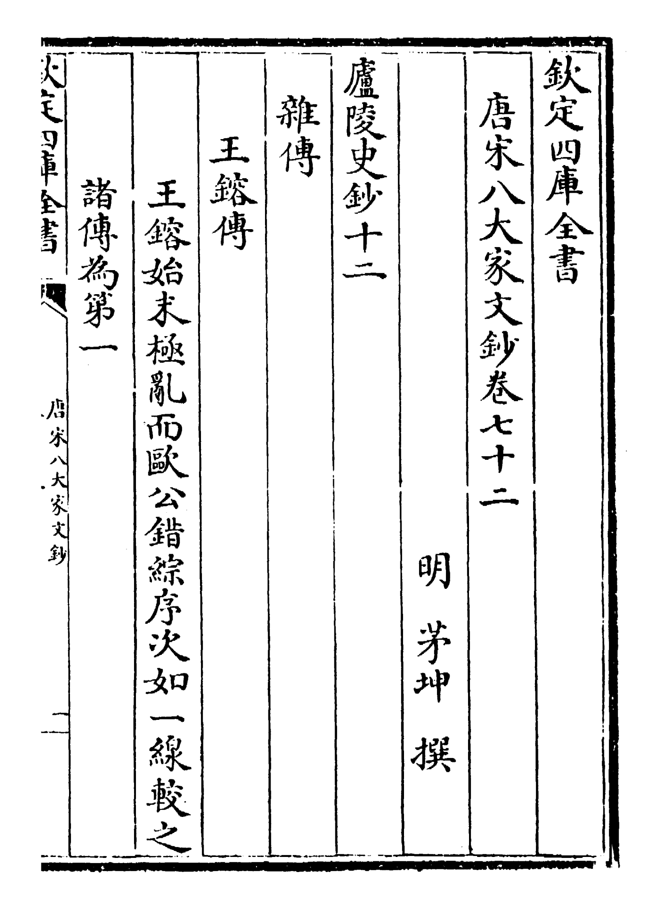
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為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為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黄門内養之徒也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

起於魏孰知其啟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為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為浮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既

出而聞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宫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宏昭等方圖其事議未决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於衛州漢瓊西迎廢帝於潞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

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然其為大害者略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於篇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二

明 茅坤 撰

廬陵史鈔十二

雜傳

王鎔傳

王鎔始末極亂而歐公錯綜序次如一線較之

諸傳為第一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録以為子遂冐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曰紹鼎紹鼎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交爭鎔

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畜積富為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翦寇都團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攻天長軍

鎔出兵救之敗於叱日嶺晉軍遂出井陘鎔又求救於
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匡
儔恚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
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於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
救已使人邀之館於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
者少遊燕趙間每俳佪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
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
匡威謀刦鎔而代之因詐為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

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為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鈌垣中躍出挾鎔於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洺

磁三州乃為書招鎔使絶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晉將李嗣昭復取洺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洺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為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傅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

至此而爾為説客晚矣且晉吾讐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

坐議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為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
即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見晉使在
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
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將夏諲以
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鎔
懼乞兵於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而莊
宗由此益強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
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為壽莊宗以鎔父友尊

禮之酒酣為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兵為救當是時諸鎮俱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為嬉遊鎔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鶻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宏規諫

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為遊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内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宏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宏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荅宏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宏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十餘

人踰垣而入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鍔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鍔者藏之穴中亂定髠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鍔惑愛之

以爲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爲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爲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於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於市

羅紹威傳

雖不如前篇而點次魏州牙軍本末如畫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人父宏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宏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為君等帥也宏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為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宏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於宏信宏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

臨河淇門衛縣戰於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宏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兖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於魏太祖間遣使語宏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宏信以為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於魏宏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宏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宏信常為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宏信大喜以為

厚己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
患也宏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
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宏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
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
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内
黄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
敗燕兵於老鵶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愽自田承嗣
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

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皥韓君雄樂彥貞
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
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
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佺作亂紹
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
為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
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
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

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勲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黄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

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歎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宫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帯名馬燕王劉守光因

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為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為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

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為我強飯如有不諱當
世世貴爾子孫令使周翰監府事尚眞卿復愈耳紹威
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
貞壯

或問牙軍之為州帥禍者五世矣譬之附頸之瘤
不去則病日盛去之則身與俱斃如何而可予答
之曰覽藝祖平定中原之後杯酒釋兵權而與石
守信王審琦等終無間言此可見英雄之芟亂靖

難固當揣人情權事機而又必開誠布公斯能轉移其間故曰齒脫而兒不知紹威之請兵於梁世所謂醫者食烏喙與附子之術也可不戒哉

王處直傳

王處直於梁晉之間首尾衡決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為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為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内

閑廄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黄巢陷
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
城擊賊李克用為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為第一乾寧二
年處存卒於鎮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郜為留後
即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為
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郜遣處
直率兵拒之戰於沙河為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逐郜
郜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

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疋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於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王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於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

應之於陘邑闌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紿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横乃籍館内丁壯别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

於别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張文禮弑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部之亡於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以為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塞以牽

晉兵且許召郁為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安巴堅安巴堅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椹其胸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黄蛇

見於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於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子繼岌娶都女以都為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

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為援契丹遣托諾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泉鎮將杜宏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麟宏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宏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

二心遂見殺宏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托諾得數騎遯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闌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叚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紿其衆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守城呼托諾為餕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

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
都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於中山而處存有子鄴
鄴子廷俏與莊宗連外姻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與士
卒同辛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於
鄴晉高祖以廷俏為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
拜彰德軍節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
契丹謂晉高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
對曰中國之法自將校為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

使請送威歸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徙廷偕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傳

多生色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為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于匡威惡其為人不欲使居軍

中徙為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
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為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
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為其弟匡儔所逐仁恭聞
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於晉晉以為
壽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
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
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
以仁恭為幽州留後留其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

軍為之請命於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宏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徴責誚之仁恭大怒執晉使者殺燕留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於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彦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為其子請命於唐昭宗遲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守文為横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

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漠二州仁恭懼復附於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一十萬人兵糧自具屯於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骸而爨或丸墐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

救於晉晉王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墐土為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

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率兵討守光至於盧臺為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於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於雞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為不忍出於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旣而殺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兗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墐土馬相食其鬃尾兗等率城中饑民食以麴號宰殺務日

殺以餉軍久之廷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
為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
皮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於佗境守光身衣赭黄謂其
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為
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
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
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
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鬬可待之吾當為

下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
掠邢洺至於黎陽守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
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
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
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越千里
以伐人而強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為之班師守
光益以為諸鎮畏其強乃諷諸鎮共推尊己於是晉王
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

德王鎔等以墨制册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於梁請授己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閤門使王瞳拜守光為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册用唐册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置斧鑕於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

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韗齊涉為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勲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勲稱臣承勲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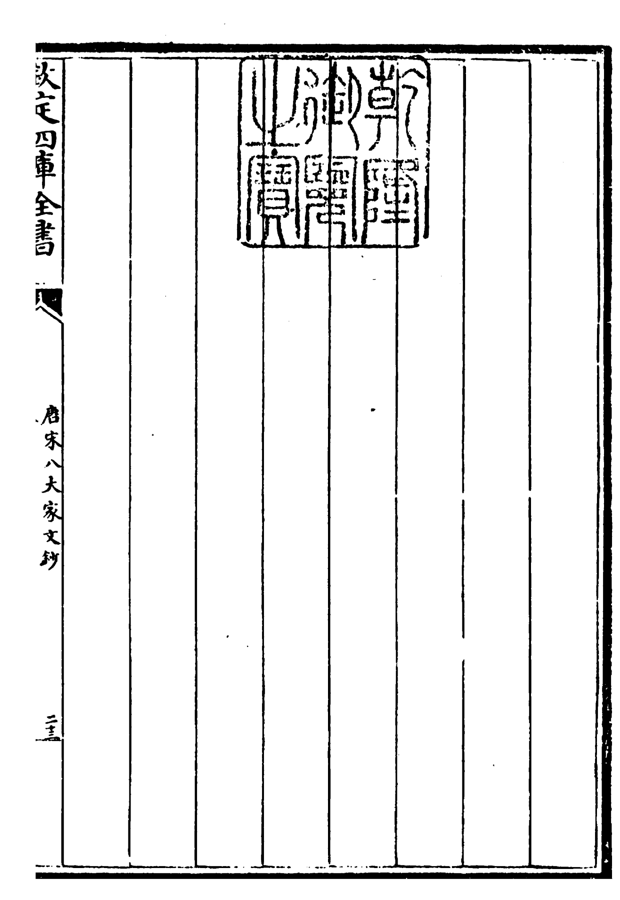
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於德威曰予得罪於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他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録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為朱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寛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

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為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毋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日小喜叛降於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

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慚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於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於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弒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

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晉之為恩於燕者三擊破匡儔立為留後一也殺監軍燕留得等而敗晉王於安塞罪且不赦矣復因其滄州之困而晉且攻潞以牽梁因卒以解二也已而仁恭因而守光之驕也晉且冊立為尚書令史矣而復械晉使者三也


乾隆御覽之寶

唐宋八大家文鈔卷七十二